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三)

徐 兢 撰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一

阜隸

臣聞諸蠻之國。雕題交趾。被髮文身。豺狼與居。麋鹿與游。豈復知張官置吏之法哉。唯高麗則不然。衣冠禮儀。鄭刻君臣上下。燦然有文法以相接也。內置臺省院監。外置州府郡邑。設官分職。遇吏任事。雖上則舉其綱目。在下則任其繁劇。雖一國之事。簡而當理。追胥呼索。但片紙數字。民不敢失。其期會也。故自中書給事中樞堂官。以至夫民長。無敢怠豫。其國官吏遇諸途。必跪拜鞠恭。言事則膝行而前。上手低面以聽奉之。自非久陶聖化。能若是乎。今自吏職以迄驅使。並列圖於左。

吏職

吏職之服。與庶官服色不異。但綠衣時有深淺。舊傳高麗倣唐制。衣碧。今詢之。非也。蓋其國民貧俗儉。一袍之費。動準白金一斤。每經浣濯。再染色深如碧。非是別一等服也。然省府補吏。不限流品。貴家之子弟。時亦爲之。今此青服。當是吏之世襲者耳。

散員

散員之服。紫羅窄衣。幘頭革履。如中華班直殿侍之類也。武臣子弟。兵衛出職。皆補之。每人使至。則捧盤授爵。執衣侍巾。皆用之。

人吏



人吏之稱。非比省府之職也。蓋倉廩司屬州縣出納金穀布帛之流。皂衣幘頭。烏革句履。時於街市稠人中見之。或云趨官府。則閒有易色衣者。

丁吏

丁吏。蓋丁壯之人。初置吏者也。舊說轉爲頂禮。蓋是語音訛謬。自此升補爲吏。由吏而後授官。自令官而下。各給丁吏。以備使令。視官品而爲多寡之差。其常執事。則文羅頭巾。人使至。則加幘。每貴臣從者一二。人。惟伴官屈使從者。與使副所給。一等服飾耳。

房子

房子。使館之給役者也。每房自使副而下。以官品高下而爲之多寡。其服文羅頭巾。紫衣角帶。皂履。蓋擇善供應者爲之。觀其守法謹甚。又善筆札。高麗俸祿至薄。唯給生菜蔬茹而已。常時亦罕食肉。每人使至。正當大暑。飲食臭惡。必推其餘與之。飲啗自如。而又以其餘歸遺於家。至禮畢出館。泣數行下。大抵麗人之於中國。其情加厚。故雖房子。亦懷惓惓焉。

小親侍

小親侍。紫衣頭巾。復被其髮。蓋宮帷中所使小童也。王之貴戚與從臣。時亦給之。麗人大率未娶者。皆裹巾而被髮於後。旣娶而後束髮。其爲小親侍。皆纔十餘歲。稍長則出宮焉。

驅使

驅使與仙郎相類。大抵皆未娶之人。在貴家子弟。則稱仙郎。故其衣或紗或羅。皆皂也。又有一等縵袖烏

巾。卽庶官小吏之奴。名驅使者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二

雜俗一

臣聞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夫所謂廣谷大川。固未必遐方絕域。蓋特其中國之地。川俗或殊。則習俗各異。有不可得而同者。又況蠻夷之限在海外。其習俗豈一端哉。高麗於諸夷中。號爲文物禮義之邦。其飲食用俎豆。文字合楷隸。授受拜跪。恭肅謹愿。有足尙者。然其實污僻澆薄。厯雜夷風。終未可革也。冠婚喪祭。鮮克由禮。若男子巾幘。雖稍倣唐制。而婦人髻髻下垂。尙宛然髻首。辮髮之態。貴人仕族婚嫁。略用聘幣。至民庶。惟以酒米通好而已。又富家娶妻。至三四人。小不相合。輒離去。產子居別室。其疾病。雖至親不視藥。至死殮不拊棺。雖王與貴胄亦然。若貧人無葬具。則露置中野。不封不植。委螻蟻鳥鳶食之。衆不以爲非。淫祀詔祭。好浮屠宗廟之祠。參以桑門歌嘖。其閒加以言語不通。貪饕行賂。行喜奔走。立則多拱手於背。婦人僧尼。皆作男子拜。此則大可駭者。至於瑣碎不經。又未易以一二數。今姑總其耳目所聞見者圖之。併以土產資養之物附於后。

庭燎

麗俗尙夜飲。而祇待使人尤勤。每宴罷。常侵夜分。自山島州縣郡郊亭館。鄭刻云。自山島州郡。郊亭館舍。皆於庭中。束芟明燎。以散員執之。使者歸館。則羅列在前。相比而行。

秉燭

王府公會舊不燃燭比稍稍能造大者如椽小者亦長及二尺然終不甚明快會慶乾德之燕庭鄭刻筵中設紅紗燭籠用綠衣人搢笏執之間之云是新入仕之人舊記謂初登第者今知未必皆一等流品也

挈壺

挈壺之職名實近古逐刻以擊鼓爲節中庭立表以揭牌每時正則一紫衣吏捧牌立於左一綠衣人致躬報曰某時然後搢笏詣表易牌而退

鄉飲

鄭刻此條脫

麗俗重酒醴公會惟王府與國官有牀桌盤饌餘官吏士民惟坐榻而已東漢惟豫章太守陳蕃特爲徐稚設一榻則知前古亦有此禮今麗人於榻上復加小俎器皿用銅鑄腊魚菜雖雜然前進而不豐腆酒行亦無節以多爲勤每榻只可容二人若會賓客多則隨數增榻各相向而坐國中少麥皆國人販自京東道來故麪價頗貴非盛禮不用在食品中亦有禁絕者此尤可哂也

治事

鄭刻此條脫

麗政尙簡訟牒略而不文官府治事坐不據按但登榻招呼而已吏捧批牘跪陳於前上手聽奉卽時批決了無稽留已事則棄不設架閣惟國朝詔命信使書則王府有庫寶藏以爲備檢之具其饋食奉盥則俯首膝行高拱手而奉之威儀甚恭夫夷狄而能然是可嘉也其饋食云云與上文氣不屬似別一條之尾誤斷續書之耳姑仍其舊以俟考定接於此否則遙接前吏捧案牘跪陳於前二句

答禮

鄭刻此條脫

麗俗官吏兵卒分守雖嚴而起居之禮閒有不事邊幅凡國相從官與其所轄往來相值必肅容起立餘官無統轄者吏卒久不相見雖通衢宮廷中必拜之而在官者亦俛而後興如答拜蓋禮人不答反其敬禮失則求諸野略可見矣

給使鄭刻脫此條

給使之賤視官品而爲多寡之數國相丁吏四人驅使三十人令官倍之前有青蓋持之在數十步外乘馬許二人控馭自是而降前不張蓋控馬不許用二人民庶乘馬惟自執鞭馭而已丁吏多前驅給使執巾瓶從物後隨列卿而上丁吏三人驅使二十人正郎丁吏二人驅使十五人員外以上丁吏一人驅使十人初品共給三人皆官奴隸也世代相承爲之

女騎

婦人出入亦給僕馬蓋亦公卿貴人之妻也從馭不過三數人阜羅蒙首餘被馬上復加笠焉王妃夫人惟以紅爲飾亦無車輿也昔唐武德正觀中宮人騎馬多著羃籬而全身蔽障今觀麗俗蒙首之制豈羃籬之遺法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三

雜俗二

澣濯

舊史載高麗其俗皆潔淨。至今猶然。每笑中國人多垢膩。故晨起必先沐浴。而後出戶。夏月日再浴。多在溪流中。男女無別。悉委衣冠於岸。而浣流褻露。不以爲怪。浣濯衣服。凍浼絲麻。皆婦女從事。雖晝夜服勤。不敢告勞。鑿井汲水。多近川爲之上。作鹿盧。輸水於槽。槽形頗如舟云。

種藝

國封池瀕東海。多大山深谷。崎嶇崿嶭。而少平地。故治田多於山。閒因其高下。耕墾甚力。遠望如梯磴然。其俗不敢有私田。略如丘井之制。隨官吏民兵秩序高下而授之。國母王妃世子王女而下。皆有湯沐田。每一百五十步爲一結。民年八歲。投狀射田。結數有差。而國官以下。兵吏驅使。進士工技。無事則服田。惟戍邊則給米。其地宜黃粱黑黍寒粟。胡麻二麥。其米有稭而無稊。粒特大而味甘。牛工農具大同小異。略而不載。

漁

國俗有羊豕。非王公貴人不食。細民多食海品。故有鱮鰈。蚌珠。母蝦。王文蛤。紫蟹。蠣。房龜脚。以至海藻昆布。貴賤通嗜。多勝食氣。然而臭腥味鹹。久亦可厭也。海人每至潮落。矻舟島嶼。而捕魚。然不善結網。但以

疏布漉之。用力多而見功寡。唯蠣蛤之屬。潮落不能去。人掇拾盡力。取之不竭也。

樵

樵人初無專業。惟事隙。則隨少長之力。於城外山取之。蓋旁城之山。於陰陽有忌。不許采斫。故其中多巨木。合抱。青蔭可愛。使者舍於館。以至登舟。皆有司供給。以備炊爨。不善用肩。惟以背負而行。

刻記

麗俗無籌算。官吏出納金帛。計吏以片木持刃而刻之。每記一物。則刻一痕。已事則棄而不用。不復留以待稽考。其政甚簡。亦古結繩之遺意也。

屠宰

夷政甚仁。好佛戒殺。故非國王相臣。不食羊豕。亦不善屠宰。唯使者至。則前期蓄之。及期將用。縛四足。投烈火中。候其命絕。毛落。以水灌之。若復活。則以杖擊死。然後剖腹。腸胃盡斷。糞穢流注。雖作羹飴。而臭惡不絕。其拙有如此者。

施水

王城長廊。每十間張帟幕。設佛像。置大甕。貯白米漿。復有杯杓之屬。恣往來之人飲之。無間貴賤。而以僧徒主其事。

土產

高麗依山瞰海。地瘠而磽。然而有稼穡之種。麻枲之利。牛羊畜產之宜。海物唯錯之美。廣揚永三州多大

松有兩種。唯五葉者乃結實。羅州道亦有之。不若三州之富。方其始生。謂之松房。狀如木瓜。青潤緻密。至得霜乃拆。其實始成。而房乃作紫色。國俗雖果肴羹馐亦用之。不可多食。令人嘔吐不已。人參之幹特生。在在有之。春州者最良。亦有生熟二等。生者色白而虛。入藥則味全。然而涉夏則損蠹。不若經湯釜而熟者。可久留。舊傳形匾者。謂麗人以石壓去汁作煎。今詢之。非也。乃參之熟者。積燥而致爾。其作煎當自有法也。館中日供食菜。亦謂之沙參。形大而脆美。非藥中所宜用。又其地宜松。而有茯苓。山深而產硫黃。羅州道出白附子。黃漆。皆土貢也。其國自種紵麻。人多衣布。絕品者謂之絕。疑絕字之譌。鄭刻同。潔白如玉。而竄邊幅。王與貴臣皆衣之。不善蠶桑。其絲綫織紵。皆仰賈人。自山東閩浙來。頗善織文。羅花綾。緊絲錦。剎邇來北虜降卒。工技甚衆。故益奇巧。染色又大。鄭刻。勝於前日。地少金銀。而多銅器。用漆作不甚工。而螺鈿之子。疑工字之訛。鄭刻同。細密可貴。松煙墨。貴猛州者。然色昏而膠少。仍多沙石。黃毫筆軟弱。不可書。舊傳爲猩猩毛。未必然也。紙不全用楮。閒以藤造。槌搗皆滑膩。高下數等。其果實。栗大如桃。甘美可愛。舊記謂夏月亦有之。嘗問其故。乃盛以陶器埋土中。故經歲不損。六月亦有含桃。味酸如酢。榛樾極。鄭刻。多云。倭國者亦有來禽。青李。瓜。桃。梨。棗。味薄而形小。至於蓮根花房。皆不敢擷。國人謂其爲佛足所乘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四

節仗

臣聞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蓋尊王命也。然當是時。周室紀綱圯壞。諸侯強大。有輕之心。孔子託空言。以爲天下後世臣子法。尙諄諄如此。矧太平盛際。親遣王人。遠使外國。則彼之尊奉之禮。豈敢少懈哉。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干戈浸偃。夷裔君長。不待詔告而信順之。誠堅若金石。蓋自容成氏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宜乎諸侯推尊王人。而禮文繁縟也。比年。使命每至麗國。聞其備謁儀物之華。兵衛之衆。以迓詔書。以導旄節。禮甚勤至。然是行也。適在王僕衣制未終。其鼓吹之類。皆執而不作。亦可謂知禮也已。

初神旗隊

神舟既抵禮成港。下碇訖。麗人具采舟來迎。使者奉詔書登岸。三節步從。入碧瀾亭。奉安詔書訖。退休於所舍。明日質明。都轄提轄官。對捧詔書入采輿。兵仗前導。諸仗之中。神旗爲先。自西郊亭。預建於館前。候詔書至。與餘仗相接。導衛入城。旗列十面。車載而行。每乘十餘人。自是之後。受詔拜表。則皆設於兵仗前也。青衣龍虎軍。鎧甲戈矛。幾及萬卒。分爲兩序。夾道而行。

次騎兵

神旗之次。有錦衣龍虎親衛旗頭一名。騎而前驅。執小紅旆。鄭刻旗。其次則領兵上將軍。其次則領軍郎將。

皆騎兵也。持弓矢佩劍。飾馬之具。皆有鑾聲。馳驟甚亟。頗自矜耀。

次鑼鼓

騎兵之次。鳴笳之軍次之。鑼鼓之軍又次之。每百餘步鳴笳。軍必却行。面詔輿而合吹。聲止。則擊鑼鼓爲之節。

次千牛衛

鼓角之次。卽有儀物。貫革鐙杖。千牛軍衛執之。相比而行。

次金吾衛

千牛衛之後。金吾仗衛軍次之。執黃幡豹尾。儀戟華蓋。差閒而行。

次百戲

金吾仗衛之後。百戲小兒次之。服飾之類。略同華風。

次樂部

歌工樂色。亦有三等之服。而所持之器。閒有小異。其行在小兒隊之後。比使者至彼。會俟衣制未除。故樂部皆執其器而不作。特以奉詔命。不敢不設也。

次禮物

禮物之匣。大小不一。其面標題所賜之物名件。而皇帝信寶封之。麗人尊奉寵眷。乃盛以要舁。而罩以黃帕。每乘用控鶴軍四人。服紫繡花袍。上折脚幘頭。其行在樂部之次。

次詔興

采輿之設。績繡錦綺。五色閒錯。制作華巧。前一輿。安大金爐。次奉詔書。并祭王僕文。次奉御書。亦以控鶴軍捧之。拜表歸館。則不用其中一輿耳。

次充代下節

國朝故事。奉使高麗。下節皆卒伍。比歲稍許。命官士人。藝術工技。以代其選。今使者之行也。人人仰體聖上懷徠之意。願爲執鞭。以觀異域之俗。又況陛辭之日。面奉聖語。丁寧宣諭。人皆感泣。而不以海洋之生死爲憂也。故有若成忠郎周通。承信郎趙旼。登仕郎熊樽年。尹京文學江大亨。李訓唐浚。翰林醫學楊寅。進士有若晁正之。徐亨。黃大本。葉彥資。石鄭刻王鄭刻懌。陳興祖。陶挺。孟徽。高伯益。李銳。崔世美。顧大範。金安止。王居仁。劉緝熙。副尉則有李暉。王澤。呂漸。徐琪。徐可言。施祐。鍾禹功。省府寺監胥吏。則有若董琪。牛敏年。鄭刻鄭恭。陳佐。楊大同。楊渙。劉宗武。孫洵。王祐。尹公立。孫琬。曹裕。王伯全。陳惟旼。王道深。楊革。張零。桂林范敏求。舒障。鄭琮。志張若朴。范寧之。朱彥康。劉燾。胡允升。周郁。鄭伯成。其服紫羅窄衫。烏紗帽。塗金雙鹿帶。分爲兩序。從詔興而行。

次宣武下節

宣武下軍。明州土兵。共五十人。服飾與充代不異。但褰裳而行。使錦繡彰施耳。使者初出都門。降賜塗金器皿。從物。再出節。卽供給之人。各執於前。粲采奪目。以示榮耀於外國焉。

次使副

國信使副從詔書入城。副口公會皆二馬齊驅。其服紫衣。御仙花金帶。仍佩金魚。高麗伴使騎馬在副使之右數步相比而行。屈使鄭刻。闕使。案屈使凡再見。未知孰是。又次之。

次上節

上節都轄武翊翼。

鄭刻

大夫忠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吳德休。其服紫衣金帶。行馬在正使之後。提轄朝

奉大夫徐兢。緋衣佩魚。行馬在副使

鄭刻。闕使。

之後。法錄道官太虛大夫藥珠殿校籍黃大中。碧虛郎凝神

殿校籍陳應常。紫衣青襪。佩金方符。書狀官宣教郎滕茂實。崔嗣道。如提轄官之服。隨船都巡檢吳敞。指使兼巡檢路允升。路達。傅叔承。許興文。管勾舟船王覺民。黃處仁。葛成仲。舒紹弼。賈垣。語錄指使劉昭慶。武愷。楊明。醫官李安仁。郝洙。書狀使臣馬俊明。李公亮。其服紫衣塗金。御仙花帶。引接荆珣。孫嗣興。服綠。各以官序行馬。從詔書入城。其侍使副行。則戴席帽而執鞭。專遣行禮。則亦張青蓋。彼國自有伴官相陪。多以引進官爲之。

終中節

中節管勾禮物官承直郎朱明發。承信郎婁澤。范旼。迪功郎崔嗣仁。劉璿。將仕郎吳太上御名。○構。行遣。迪功郎汪忱。進士王處仁。占候風雲官承信郎董之邵。王元。書符禁咒張洵仁。技術郭範。司馬璿。使副親隨徐閎。張皓。李機。許興古。親從官王瑾。魯蹲。宣武十將充代趙祐。正名程政。都轄親隨人吏王嘉賓。王仔。其服幘頭紫窄衣。塗金寶瓶帶。其行馬在上節之次。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五

受詔

臣聞周使宰孔賜齊侯胙。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夫周室之衰。禮去其籍。僅有存者。齊侯雖伯。不敢廢禮。今天子威靈所被。震疊海表。而綏懷之意。情文腴縟。是宜麗人。恪恭明命。如瞻天表。不敢少怠。以虞隕越。今圖其趨事執禮之勤。以備觀考。

迎詔

使副奉詔入順天館。十日內卜吉。王乃受詔。前期一日。先遣說儀官與使副相見。次日。遣屈鄭刻闕使一員至館。都轄提轄官對捧詔入采輿內。儀仗兵甲迎導前行。使副館伴屈鄭刻闕使同上馬。下節在其前步行。上中節騎馬後隨。國官先於館門外排立。候詔書出館。當道再拜訖。乘馬前導。至王府。入廣化門。次入左同德門。至昇平門外。上中節下馬。引接指使等馬前步行。上節後從。入神鳳門。至閭闔門外。使副下馬。國王與國官以次迎詔。再拜訖。采輿入止會慶殿門外。

導詔

采輿既入止會慶殿門外。都轄提轄官自輿中捧詔出。奉安於幕位。使副少憩。國王復降門下。西嚮立。使副與國王竝行。導入中門。上節禮物等分兩序入會慶殿下。以俟國王受詔。

拜詔

國王導詔入會慶殿。廷下設香案。面西立。使副位北上。面南立。上節官以次序立於使副之後。國官立班於王之後。王再拜躬問聖體。乃復位。舞蹈再拜已。國官舞拜。如王之儀。國信使稱有敕。國王再拜起。躬聽口宣。乃稽笏跪。副使以詔授使。使以詔授王。詔曰。高麗國王王楷。逖聞嗣國。甫謹脩方諒。惟善繼之初。克懋統承之望。遽經變故。深劇傷摧。肆端命使之華。往諭象賢之寵。載蕃賚予。併示哀榮。宜祇服於王靈。用永遵於侯度。今差通議大夫守尙書禮部侍郎元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路允迪。太中大夫中書舍人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傅墨卿。充國信使副。賜卿國信禮物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王受詔。乃授國官出笏。舞蹈如初之儀。國官亦如之。

起居

使副既導詔至於廷。王再拜興。避席。躬問聖體。使亦避席。躬答曰。近離闕下。皇帝聖躬萬福。各復位拜舞。如受詔之儀。先是自全抵廣。凡三州牧問聖體。如王之儀。至其接送館伴官相見。亦如之。

祭奠

壬寅春二月。使副被旨。以國信使事行。夏四月。聞候薨。兼以祭奠弔慰。遵元豐制也。癸卯六月十三日甲午。使副到館。王既受詔。越二日。王先遣人告辦。都轄吳德休。往啓建佛事。次日。提轄官徐兢。押所賜祭奠禮物。陳列於前。至日質明。使副與三節官吏。奉詔輿至長慶宮。三節休於次。使副易帶以烏犀。仍去式。候時至入祭室。王楷素服立於東楹。使副再拜興。使跪宣御製祭文曰。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

十四日丁卯。皇帝遣使通議大夫守尙書禮部侍郎元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路允迪。太中大夫中書舍人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傅墨卿。致祭於高麗國王之靈。惟王躬有一德。嗣茲東土。孝友肅恭。惠迪神民。克紹於前文人。四國是式。而忠誠夙著。義篤勤王。旅貢在廷。服命惟謹。朕惟王外介海隅。而能知役志於享。乃心罔不在王室。嘉乃丕績。眷顧不忘。方將游飭使人。往諭朕志。示鎮撫於爾邦。孰謂天不憖遺。遽聞大故。邦國殄瘁。震悼於懷。今錫爾恤典。用哀乃顯德。以輯甯爾邦。尙其來止。歆我寵靈。永垂佑於爾後人。服休無斃。尙嚮。

弔慰

是日祭奠禮畢。少退。乃行弔慰禮。先於廷中設香案。西望天闕。王楷素服面西立。使位南面西上。副使又次之。副使以詞授使。使以詔授王。王罄折鞠躬。再拜跪受之。詔曰。高麗國王王楷。惟爾先王今上御名祇○慎。明德宜綏厥位。毗予一人。天命難諶。遽以訃諗。緬惟永嘉。諒劇傷摧。纂嗣之初。踐脩是屬。勉思抑割。用副眷懷。今差國信使通議大夫守尙書禮部侍郎元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路允迪。副使太中大夫中書舍人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傅墨卿。兼祭奠弔慰。并賜祭奠弔慰禮物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六

燕禮

臣聞先王燕饗之禮。以其爵等。而爲隆殺之節。其酌獻有數。其酬酢有儀。本朝講之詳矣。師古便今。不失先王之意。而高麗之制。執爵酌醴。邇行而前。所以薦賓客。乃有古人之遺風。諒其加厚於使華。以尊王人。施於其國者。未必概如此也。具載於圖。以志其向慕中國之意。

私覲

王旣受詔已。王與使副。少休於次。王位東。使副位西。贊者。以使副起居狀告於王。王遣介復命。引接官分左右。引王與使副出。立於會慶廷中。對揖訖。升殿。王立於東楹。使副立於西楹。各設褥位。王與使相向再拜訖。各致躬稍前。通問訖。復再拜。使少退。副使立於使位。與王對拜如初禮。各復位。然後分立於所占之席。立於其側。上節官通榜子參都轄提轄以下不拜。止躬揖王。王亦躬答之。退立於東廊。次引中節庭下參。四拜。王稍躬還揖訖。退立於西廊。王與使副就席坐。上中節亦然。次引下節并舟人亦庭下六拜。坐於門之東西。分兩序。北面東上。然後酒行。其獻酬之禮。則見於別篇云。

燕飲

燕飲之禮。供張帘幕之屬。悉皆光麗。堂上施錦茵。鄭刻兩西。廊籍以緣。鄭刻綠。席其酒味甘色重。不能醉人。果蔬豐腆。多去皮核。和饌雖有羊豕。而海錯勝之。卓面覆以紙。取其潔也。器皿多以塗金。或以銀。而以青陶。

器爲貴。獻酬之儀。賓主百拜。不敢廢禮。自令官國相尙書以上。立於殿之東榮。在王之後。餘官以文武分東西兩序。立於庭中。中立一表。以著時刻。旁列綠衣人。搢笏執絳燭籠。立於百官之前。復令衛軍各執儀物。立於其後。麗人奉王甚嚴。每燕樂鄭刻行禮。所列官吏兵衛。雖烈日驟雨。山立不動。亦未嘗改容。其恭肅亦可尙云。

獻酬

王與使副既就席坐。王遣介告使副曰。欲親起酌酒爲勸。使者固鄭刻辭。至於再三。乃從之。各避席起立。對揖訖。執事者以使爵至。王前王跪執尊。以酌使者。鄰行而前。使亦跪受爵訖。復以爵授執事者。各復位坐。既定。飲訖。起躬身對揖。略敘謝意。王又親酌副使酒。如使之禮。使副既受。王獻畢。復親酌酒以酢王。如初禮。酒三行。乃如常儀。酒十五行。乃中休於次。少頃。再就坐。自使副而下。送襲衣金銀帶各有差。酒再十餘行。夜分乃罷。王送使副出於殿門外。三節人以序行馬歸館。

上節席

上節之席。西面北上。器用塗金。禮如使副差殺。而王不親酌。唯遣尙書郎或卿監代之。先以其禮告於王。王可其言。再拜而退。乃言於使人曰。主遣某官勸上節酒。都轄提轄而下。躬身答之。初坐。再勸晚燕。再就位。至於三勸。皆易巨觥。酒盡乃退。所遣官復再拜王於殿庭而退。

中節席

中節之席。東面北上。與上節相向。其果肴器皿。又降上節一等。其遣官勸酒。略如上節之儀。

下節席

下節之席。在殿門之內。北面東上。其席不施牀卓。唯以小俎。籍地而坐。器用白金。果肴簡略。而酒行之數差疎。視中節又降殺數倍耳。

館會

使者既入館。王遣官辦燕。謂之拂塵會。自是之後。五日一會。遇節序。稍加禮焉。使副居其中。自分左右位。國官伴筵。與館伴分東西。居客位。都轄提轄以下。分坐於東西序。中下節以次坐於兩廊。酒止十五行。夜分而罷。庭中不施燭籠。唯設明燎而已。又有過位之禮。館伴以書延使副於其位。如燕之禮。三節不偕往。唯從行引接指使之屬。以備使令。其後數日。使副延館伴官於所館之樂賓亭。用行庖之人。而果肴器皿。皆御府所給。四筵列寶玩古器。法書名畫。異香奇茗。瑰瑋萬狀。精采奪目。麗人莫不驚嘆。酒闌。隨所好。恣其所欲。取而予之。

拜表

使者宣命禮畢。乃以書告行。欲赴天寧節上壽之意。王遣介致書懇留。使者固辭。王卜日持書。告以拜附表章。至日。使副率三節人至王府。王迎揖。至會慶殿庭中。設案列褥。位如受詔之儀。王望闕再拜訖。搢笏跪。執事以表授王。王捧表。剋行奉於使。使跪授訖。以表授副使。置表於引接官。然後就席。至會罷。乃以表匣置采輿中。兵仗迎導。前行歸館。

門餞

拜表宴罷。乃於神鳳門張布幕。設賓主之位。王與使副酌別訖。立於席之側。先引上節立於前。王親酌別酒。巨觥致辭而退。次引中節立於阼階。下節立於階下。勸酒如上節之禮。退出門外。候使副上馬。三節以次從行歸館。

西郊送行

使副回程。是日早發順天館。未閒。抵西郊亭。王遣國相具酒饌於其中。上中節位於東西廊。下節位於門外。酒十五行。乃罷。使副與館伴立馬於門外。敘別。館伴就馬上親酌以勸使者。飲畢。各分袂。先是與接送伴官到館。卽相別。及回程。於此復與之相陪。以迄羣山島放洋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七

館舍

臣聞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以魯喪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晉人謂之。對曰。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廩繕修。車馬有取。賓僕有待。賓至如歸。晉有愧辭。謝不敏焉。然則諸侯之國。所以待四方賓客者。尙以授館爲先。況外夷蕃服之於王人乎。惟麗人恭順有素。而朝廷綏撫有體。故其建立使館。制度革侈。有逾王居。臣嘉之作館舍圖。鄭刻脫此條

順天館

使副既奉詔入城。之宣義門。直北行三里許。至京市司。又轉北行五里許。至廣化門。復轉西行二里。過一崗甚峻。稍向北行一里。卽至順天館也。外門有榜。中門青繡衣。龍虎軍守之。惟作上中節。上下馬之處。正廳九楹。規模壯偉。工制過於王居。外廊三十間。不置他物。唯館會則列中下節。飲席焉。庭中有二小亭。當其中。作幕屋三間。昔爲作樂之地。今以王僕衣制未除。不復見。廳之後。有過道。中建樂賓亭。左右翼兩位。以爲使副居室。內廊各十二位。上節分處之。西位之南。爲館伴官位。其北以奉詔書。兩序以居道官。東位有堂。爲都轄提轄位。又東爲書狀官位。亦有廊屋甚廣。中下節以次舟人居之。以北爲上。使副而下。各給房子。以備使令。東位之南。當其中。爲清風閣。西位之北。依山勢爲香林亭。皆開軒對山。清流環繞。喬松名卉。丹碧交陰。供張器皿。無一不備。先是王徽建此。以爲別宮。自元豐朝貢之後。無以待中朝人使。故改爲

館而以順天名之。鄭刻·脫此條。

館廳鄭刻·脫標題。

正廳五間兩廡各二間不設窗戶通爲九楹。鄭刻·脫以上十七字。榜曰順天之館東西兩塔皆施欄楯上張錦繡簾幕其文多爲翔鸞團花四面盡張繡花圖障左右置八角冰壺惟與國官相見館中飲會則升廳焉使副居其中自餘賓主國官分東西侍坐而已。

詔位

詔書位在樂賓之西館伴位之北小殿五間繪飾華煥兩廊昔爲押伴醫官之室今以爲二道官位各以官序分居之使副入館先奉安詔書於殿俟王卜吉日受詔其日率三節官拜於庭都轄提轄對捧上節前導出館置采輿中使副以次從行。

清風閣

清風閣在館廳之東都轄提轄位之南其制五間下不施柱唯以拱斗架疊而成不張幄幕然而刻鏤繪飾丹雘華侈冠於他處唯以貯所錫禮物崇觀中揭名涼風今易此名耳。

香林亭

香林亭在詔書殿之北自樂賓亭後有路鄭刻·有路下誤接碧瀾亭一條內詔書入於亭至視於此耳句止凡八十五字登山去館可百步當半山之脊而太上御名之其制四稜上爲火珠之頂八面施欄楯可以據坐偃松怪石女蘿葛蔓互相映帶風至蕭然不覺有暑氣使副暇日每與上節官屬烹茶枰棋於其上笑談終日所以快心目而却炎蒸也。鄭刻登

碧瀾亭在禮成港岸次距王城三十里神舟既抵岸兵衛金鼓迎導

鄭刻：脫以上二十
五字：標題亦缺。

詔書入於亭亭有

二位西曰右碧瀾亭以奉詔書東曰左碧瀾亭以待使副兩序有室以處二節人往來各一宿而去直東

西有道通王城之路左右居民十數家蓋使節既入城衆舟皆泊於港中舟人分番以守視於此耳

鄭刻
自

客館

客館之設不一順天之後有小館十數間以待遣使報信之人迎恩館在南大街興國寺之南仁恩館與迎恩相竝昔曰仙賓今易此名皆前此所以待契丹使也迎仙館在順天寺北靈隱館在長慶宮之西以待狄人女真興威館在奉先庫之北昔嘗以待醫官之所自南門之外及兩廊有館凡四曰清州曰忠州曰四店曰利賓皆所以待中國之商旅然而卑陋草創非比順天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八

供張一

臣聞周官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夫王者之待諸侯。疑若其禮可簡。然當朝覲會同。師田之時。尚且供張次舍。如此勤至。又況海外小侯。尊奉王人。則鋪張辦設。豈可苟哉。高麗自王氏以來。世爲本朝藩屏。而主上所以鎮撫之者。恩德厚甚。故每使節適彼。而供張之具。極華煥也。蓼蕭澤及四海之詩曰。儻革沖沖。和鸞雛雛。蓋卽其儀物之中禮。可以見其享上之心。今謹敘麗人所以祇待使華者。作供張圖。

繡幕

繡幕非古也。先儒謂繫繒染爲文者。謂之繡。麗俗今治繡尤工。其質本文羅花。色卽黃白相閒。爛然可觀。其花上爲火珠。四垂寶網。下有蓮臺花座。如釋氏所謂浮屠狀。然猶非貴人所用。惟江亭客館。於屬官位設之。

繡幕

繡幕之飾。五采閒錯而成。不爲橫縫。逐幅自上垂下。亦有鸛鷯翔鸞花團等樣。而紅黃爲勝。其質本文紅羅。唯順天館詔殿正廳使副位。會慶乾德殿公會則設之。

繡圖

繡圖紅身綠襪。五采閒錯。山花戲獸。工巧過於繡幕。亦有花竹翎毛果實之類。各有生意。國俗張帟幕。每十餘幅。則挂一圖閒之。不以當堂奧之中也。

坐榻

坐榻之制。四稜無飾。其上鋪大席青襪。而設於館中過道閒。蓋官屬從吏憩息之具也。

燕臺

燕臺之狀。如中國之有几。按也。四角殺其銳。白藤穿花。面分四膈。而以丹漆爲飾。益以塗金裝釘。復增紅羅繡幃。四面垂帶。相比如羽。惟王楷以俛未終制。易紅爲紫耳。坐牀之制。與中國同。而高大多三分之一。

光明臺

光明臺。擎燈燭之具也。下有三足。中立一幹。形狀如竹。逐節相承。上有一盤。中置一甌。甌中有口。可以燃燭。若燃燈。則易以銅缸貯油立炬。鎮以小白石。而絳紗籠之。高四尺五寸。盤面闊一尺五寸。罩高六寸。闊五寸。

丹漆俎

丹漆俎。蓋王官平日所用也。坐於榻上。而以器皿登俎對食。故飲食以俎數多寡分尊卑。使副入館。日饋三食。食以五俎。其器皿悉皆黃金塗之。凡俎縱廣三尺。橫二尺。高二尺五寸。

黑漆俎

食俎之制。大小一等。特紅黑之異。都轄提轄及上節館中。日饋三食。食以三俎。中節二俎。下節則以連牀。

每五人並一席而食之。

臥榻

臥榻之前更施矮榻。三面立欄楯。各施錦綺茵褥。復加大席。莞簟之安。殊不覺有夷風。然此特國王貴臣之禮。兼以待華使也。若民庶。則多爲土榻。穴地爲火坑臥之。蓋其國冬月極寒。復少續絮之屬爾。

文席

文席精粗不等。精巧者施於牀榻。粗者用以籍地。織草性柔。摺屈不損。黑白二色。閒錯成文。青紫爲褻。初無定制。

門帷

門帷之制。青絹三幅。上有提襻。而橫木貫之。狀如酒旂。蓋宮室之中。婦人用以映蔽之具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十九

供張二

繡枕

繡枕之形。白紵爲囊。中實以香草。兩頭蹙金盤綫花文。極巧。復以絳羅裝飾。如蓮荷之狀。三節供給。其制一等。

寢衣

寢衣之制。紅黃爲表。而以白紵裏之。裏大於表。四邊各餘一尺。

紵裳

紵裳之制。表裏六幅。腰不用橫帛。而繫二帶三節。每位各與紵衣同設。以待沐浴之用。

紵衣

紵衣。卽中單也。夷俗不用純領。自王至於民庶。無男女悉服之。

畫摺扇

畫摺扇。金銀塗飾。復繪其國山林人馬女子之形。麗人不能之。云是日本所作。觀其所饋衣物。信然。

杉扇

杉扇不甚工。惟以日本白杉木。劈削如紙。貫以綵組。相比如羽。亦可招風。

白摺扇

白摺扇。編竹爲骨。而裁藤紙輓之。閒用銀銅釘飾以竹。數多者爲貴。供給趨事之人。藏於懷袖之閒。其用甚便。

松扇

松扇。取松之柔條。細削成縷。槌壓成綫。而後織成。上有花文。不減穿藤之巧。唯王府所遺使者最工。

草履

草履之形。前低後昂。形狀詭異。國中無男女少長。悉履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

器皿一

臣聞前史稱東夷器用俎。今高麗土俗猶然。觀其制作古樸。頗可愛尚。至於他飲食器。亦往往有尊彝簋簠之狀。而燕飲陳設。又多類於莞簟几席。蓋染箕子美化。而彷彿三代遺風也。謹掇其概圖之。

獸爐

子母獸爐。以銀爲之。刻鏤制度精巧。大獸蹲踞。小獸作搏攫之形。返視張口。用以出香。惟會慶乾德公會。則置於兩楹之間。迎詔焚麝香。公會則燕篤耨龍腦旃檀沈水之屬。皆御府所賜香也。每隻用銀三十斤。獸形連座高四尺。闊二尺二寸。刻鄭

水瓶

水瓶之形。略如中國之酒注也。其制用銀三斤。使副與都轄提轄官位設之。高一尺二寸。腹徑七寸。量容六升。

盤瓊

盤瓊之制。皆似中國。惟瓊深而釳斂。舟小而足高。以銀爲之。閒以金塗。鏤花工巧。每至勸酒。則易別杯。第量容差多耳。

博山爐

博山爐。本漢器也。海中有山名博山。形如蓮花。故香爐取象。下有一盆。作山海波濤魚龍出沒之狀。以備貯湯薰衣之用。蓋欲其濕氣相著。煙不散耳。今麗人所作。其上頂雖象形。其下爲三足。殊失元制。但工巧可取。

酒榼

酒榼。蓋提挈之器也。上爲覆荷。兩耳有流。連環提紐。以金閒塗之。唯勸酒則特用。而酒色味皆勝。其制高一尺。闊八寸。提環長一尺二寸。量容七升。

烏花洗

銀花不常用。唯使副私覲有之。點藥鏤花。烏文白質。輕重不等。面闊一尺五寸。量容一斗二升。

面藥壺

面藥壺。惟使副都轄提轄位用銀。餘以銅爲之。圓腹脩頸。蓋形稍銳。高五寸。腹徑三寸五分。量容一升。

芙蓉尊

酒尊之形。上有蓋。如芙蓉花之方苞也。閒金塗飾。長頸廣腹。高二尺。量容一斗二升。

提瓶

提瓶之狀。頭長而上銳。腹大而底平。其制八稜。閒用塗金。中貯米漿熟水。國官貴人。每令親侍。挈以自隨。大小不等。大者容二升。

